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蓑弘死于蜀載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甚弘被放歸蜀刺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譏殺斛律先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惡泣之事想以甚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

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絪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守焯鎔之事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絪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此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雨陷而無所逃墜音又蟬音又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音沈音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大於是乎有僨音然而道盡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墜蟬者休傷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

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賢音也沈也

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欲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欲蝕之既正用此意儻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知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米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

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速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鱗矣常與當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摺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鉛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十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脂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矰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摺音界牛也鈞與陷同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軫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

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說今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于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

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擊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為識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擊以手按之也頰頰下也控其頰者控開其頰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之弟子出薪過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管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士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

行趨錯也未微也言其并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而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高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寡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務人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以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志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踳

踏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言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鸚鵡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沉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鸚鵡之取魚飲酒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

也亦明矣

楚極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
即前謂是也踐恃其所不履之意故曰無
用之用無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職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專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
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
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
無流遁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
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
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
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故曰夫孰
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為始
此蓋識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
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
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
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
有言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
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
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
別學者專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狝韋
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
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
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
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
不止則踰踰女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
則顧塞其實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
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
顛真甘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
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踰者足
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
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
也既累於形迹則眾害生矣息生也生之
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
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
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新之不殷不當
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
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實亦心竅也人以
物欲而自蔽感是塞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關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
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慕謀稽乎
誠謂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鐸於是乎始備草木之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闇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硬爭聞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而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纒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遂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欲急之意而後稽度於智謀之事諛與強同有爭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眾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鈍錘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備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

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莫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鈍錘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誠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皆誠皆誠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

習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違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賦天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賦與賦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賦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以威德而賦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賦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鑽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邊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

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負也先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霖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跽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

隱於竅水跋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其苦弔之而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寫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雜篇寓言

庸 齊 林 希 逸 堂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煤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繚缺玉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眾人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

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著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著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著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願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願之年而稱為著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為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著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為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